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

景 甦、罗 崙 著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清民康末经营地主地权会议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

景 甦、罗 崧 著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清代山东經營地主底社会性質

景 魁 罗 崧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經 9 路勝利大街)

山东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3046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印張 5 9/16·插頁38·字數107,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600

統一書号: 4099·248

定 价: (9) 1.20 元

引言

我們所以要撰写“清代山东經營地主底社会性質”这个題目，是为了通过一个省的、比較集中的材料，探索一下有关清代山东各地农业雇佣关系的发展程度問題，經營地主采用雇工經營方式的面积常数問題，經營地主兼营商业、手工业、高利貸的問題，以及当时山东各地农业长短工的雇佣习惯、工資水平及其身分問題，等等。簡言之，就是为了探寻清代山东各地农民分化的基本傾向及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問題。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指出：“資本主义社会的經濟結構，是由封建社会的經濟結構发生出来的。后者的解体，已經把前者的要素游离出来。”^①由于在封建社会里农业生产是社会生产中最主要的部門，而在我国，租佃地主与佃戶所結成的封建生产关系，正是这个部門里最基本的生产关系。因此，經營地主与农业雇工的出現，对租佃地主与佃戶而言，乃是一个带有新質的东西。研究并确定它的社会性質，尤其是繼明代中叶以后，在清代这一特定的阶段上它的社会性質的发展程度，会有助于理解我国农业中的資本主义萌芽。

^① “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九〇三頁。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清代山东地方经济的发展状况····· 1

一、几个商业手工业城市的发展概况····· 3

——临清 济宁 周村 顏神鎮（博山）

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概况····· 29

三、农民分化概况····· 37

第二章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的发展状况····· 49

一、三个经营地主的典型調查材料····· 49

1. 太和堂李····· 49

2. 树荆堂畢····· 68

3. 进修堂孟····· 76

二、两家租佃地主的調查材料····· 81

1. 矜恕堂孟····· 81

2. 玉堂孙····· 92

三、光緒朝四六县一三一家经营地主的

調查材料····· 97

1. 关于经营地主采用雇工经营制的面积常数問題····· 105

2. 关于经营地主兼营商业、手工业和高利貸的問題····· 112

3. 关于农业长工的雇佣习惯、工資水平及其家庭

主要生活来源問題····· 118

4. 关于农业短工的雇佣习惯、工资水平及其家庭

主要生活来源问题 124

第三章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社会性质之分析 129

一、经营地主在生产过程中显示的相对进步性 130

二、经营地主经济中所包含的资本主义性质 141

三、经营地主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153

四、经营地主经济所残留的封建性 158

五、我们的初步结论 167

附 录 172

一、光緒朝（六〇年前）山东四二县一九七村阶级构成一覽表

二、光緒朝（六〇年前）山东四六县一三一家经营地主经济风貌一覽表

三、光緒朝（六〇年前）山东四七县一四一村雇工（长工、短工）情况一覽表

后 記 173

第一章

清代山东地方經濟的发展状况

我們准备討論的中心議題，是关于清代山东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問題。作为封建制度基础的封建地主經濟，在清代及清代以前，早已开始了它自身的解体过程。因此，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也就是农业范围内的資本主义萌芽問題。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时候，我們不能孤立地理解这些已經存在的現象，我們还必须考察与农业密切关联的其他情况。大家都知道，市場的形成問題是資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核心問題。在封建社会末期，地方經濟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国内市場形成的过程。这就是我們在正式論述清代經營地主經濟体之前，先把“山东地方經濟的发展状况”列为一个專題来敘述的原因。

在这个專題中，我們打算作为重点介紹的包括以下三方面的情况，即地方市場发展情况，商业性农业发展情况，和农民分化情况。需要說明，我們沒有全面敘述地方市場的发展，我們只就临清、济宁、周村、顏神鎮（今博山）等几个商品經濟最活跃的

商业手工业城市做了介绍。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这些发展起来的商业手工业又反过来刺激农业的发展，从而使某些地区的商业性农业日益增长起来，从而造成了某些地区商品经济较前活跃的局面。商品经济一旦侵入农业领域之后，贪得无厌的封建地主阶级便一方面追求着荒淫无度的侈靡生活，另一方面又极力守护着旧有封建制度的崩溃局势；处于被剥削地位的中、贫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由于商品经济的渗入，则较前易于丧失土地或易于获得土地。因此，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农民内部向两极分化的趋势是比以前加剧了。在变化过程中，丧失土地的农民数量远远超过上升的获得土地的农民。丧失土地的农民，或者留在农业中做雇工，或者跑进新兴城市当手艺人，这样，一种新的阶级关系就在酝酿中了。

我们叙述问题的中心时间，是自清康熙至道光。清初，整个顺治朝，山东境内的统治秩序都没有稳定下来，除若干绅衿地主与清廷迅速勾结甘心为奴之外，各地抗清起义仍不时发生，如在朝城、观城、鄆城、城武诸县活动的榆林军，号称百万，活动范围数百里，至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还直接威胁着济宁、临清等城市。而且清兵入关前后城市的严重破坏也还没有恢复，根本就谈不到什么经济发展。清后期，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逐渐渗透进我国经济内部，改变了我国经济正常发展的道路，自属另一问题，不在我们讨论之列。但是，为了把问题搞得更清楚些，我们也还是涉及到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些情况，正如在谈论这一问题时涉及到明代的某些情况一样。

由于我们搜集的材料很不充分，这里只是就现有材料做了

一些探索性的敘述。

一、几个商业手工业城市的发展概况

商品經濟的活跃，突出地表现在商业手工业城镇的繁荣与发展上。我們知道，清代山东境内著名的古城还是有几个的，如济南、青州（今益都）、兗州都是众所周晓的。然而，在清代，它們都不是以商业手工业著称的城市。它們所以著名，是因为这里充塞着封建王朝的巡撫大人、知府大人以及阿諛逢迎他們的官僚胥吏、縉紳豪强等等。这些地方的扩大与膨胀，都是和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他們实行专政的官僚政治机构紧密相連的。在这里，我們所要談的不是他們，而是自明代中叶以来，与周围农业生产的发展休戚相关，与国内市場的发展休戚相关的新兴商业手工业城市。

这些城镇，都是在商品經濟发展的基础上，突破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状况成长起来的。这些城镇就是魯西北的临清，魯西南的济宁，魯中的周村和顏神鎮。前两个位在运河沿岸，是在明代发展起来的。后两个位在济南、青州之間，是在清乾隆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临 清

临清是我国北部运河上的重要城市之一。自元朝开运河以后，这里便开始发展，后来逐漸成为山东西北部的一个商业手工业中心。明正統十四年（一四四九）正式“筑城濬濠”，如临清州

治記所載：“薄海內外，舟航之所畢由，開府分曹，達官要人之所
遞臨，而兵民雜集，商賈萃止，駢櫓列肆，云蒸霧滃，而其地遂為
南北要衝。”^①至正德年間，商業已經相當發展，在兵備副使趙繼
爵的差使下，又建築了二十多里的土城。嘉靖間，經進一步擴展，
臨清便成為我國封建社會末期發展起來的“延袤二十里，跨汝衛
二水”的北方大都會了。

旧日文献描述了这个都会的形势，如嘉靖辛酉（一五六一）
临清州志序載：“吾州肇基西京，……入國家（指明朝——引者），
則漕川之委匯，畿甸之喉襟，郁為南輔，稱雄海內。”^②康熙壬子
（一六七二）臨清州志序載：“清源（即臨清——引者）由縣升州，
地居神京之臂，勢扼九省之喉，連城則百貨萃止，兩河而萬艘安
流。或耕或商或游，如織如驚如歸。”^③雍正東昌府風俗考載：“州
綰汝衛之交而城，齊趙間一都會也。五方商賈，鳴櫓轉轂，聚貨
物，坐列販賣其中，號為冠帶衣履天下，人仰機利而食。”^④乾隆
己巳（一七四九）臨清州志賀王昌序載：“驅車入境，見其甲第連
云，人物熙攘，漕運萬艘，啣尾北上，市肆轂擊肩摩，不減臨淄、即
墨（系引古人語意，此時臨淄、即墨并不如此——引者）。’’^⑤這里
的描繪，免不了有些誇張，但是對於臨清這樣一個熙熙攘攘欣欣
向榮的新城市，却也道出了一番真實的景象。

臨清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經不止一次地遭遇到多方面的

① 明景泰吏部尚書王俱所作，載民國臨清縣志第十一冊。

② 見方元煥序，載民國臨清縣志第一冊。

③ 于睿明序，載民國臨清縣志第一冊。

④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東昌府風俗考。

⑤ 賀王昌序，載民國臨清縣志第一冊。

創。明万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在临清发生过数千市民驅逐稅監馬堂的事件,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封建王朝及其爪牙拚命搜刮,市民无法生活的結果。据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戶部尚書赵世卿談鈔关收入,自“万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以后,一岁縮減一岁”的情况时說:“在临清关,則称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稅使抽罰折本,独存两人矣。”又称:“临清向来段(緞)店三十二座,今閉門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閉門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閉門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絕无矣。”这样一个事实,表明了在这一段時間里,封建政权的榨取是特別严重的。因而招致了这个新兴市民階級的特殊煩感。

明朝灭亡前后,清兵的几次戮掠,使发展中的临清城遭受了严重打击和破坏。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胡悉宁所写“豁免土稅碑記”称:“清源……百貨云集,兵燹以来,萧条日甚一日,……近来商賈星散,繁华十存二三耳。”^①

此外,明末李自成起义軍,清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寿张王伦起义軍,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太平天国起义軍,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堂邑宋景詩起义軍,都曾攻取临清作为战略基地,和清統治者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在战争的年月里,对于临清經濟的发展,自然也起了巨大影响。

关于临清的人口,有的書上,說它“紳士、商民近百万口”^②,这是不确切的。我們估計,自明嘉靖至清乾隆这一期間,临清人

① 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九,稅額。

② 明清史料甲編,第九二三頁:“总计临城周圍遶三十里。而一城之中,無論南北財貨,即紳士、商民近百万口……”。

口約在十万左右^①。比起“近百万口”来,十万是少得多了。但須知道,在自給自足的封建社会内部,一个集中着十万人口的商业

- ① 据雍正年間所成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東昌府戶役考,关于全東昌府的戶口情况,記載称:“天順間,戶,五万四千二百三十九;口,四十二万四千四百九十四。自正德、嘉靖至隆庆間,增減略同。”又載:康熙間,臨清州“戶,三万八百二十三;口,六万六千七百四十五。”据臨清直隸州志(乾隆五十年修)卷三,戶口条称:臨清“人丁旧額,六万三千八百一十九丁……优免乡紳,举貢生員,并除豁改归外籍、逃戶,节年增益通計增除相抵,完額共二万二百六十三丁。”据臨清县志(一九三四年修)第二册,戶口条称:“本县戶口数;明以前无考。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始有丁数可稽。”并載各时代戶口表,摘录如下:

年 代	总 丁 数
崇禎十三年	一〇六四九
康熙十二年	一六五八七
乾隆四十七年	二〇二六三
光緒十九年	六九五五一
光緒二十九年	九六九三一

同書又載: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臨清第一区(即臨清城区,包括臨清砖城內四鎮,土城內四十一鎮——筆者)戶数,八〇六四;口数,男女合計三六三四八八。我們知道,在前述关于臨清州人口的記載中,都是指臨清城乡两部分說的,在計算臨清城的人口时,應該除去乡村人口。另一方面,丁不包括妇女儿童,不包括被优免賦役的乡紳、举貢生員,以及隱报人口和不著籍的流动人口。天下郡国利病書載:“臨清多大賈,並征房号錢,且其人皆侨居,不領于有司之版籍。”(利病書,卷二十一)所以,在計算时,又应将这些实际情况估計在內。姑按一丁三口計算,在明中叶,臨清城最盛时人口,按州志人丁旧額六万六千余推算,当不过十五万人;由于明末农民战争的影响,以及清兵入关前后的掠夺破坏,在清乾隆前期,臨清最盛时人口,按古今圖書集成戶役考,口六万六千余推算,可能在十万左右,乾隆三十九年王伦起义軍及咸丰四年太平天国起义軍占領前后,臨清城人口可能在五万左右,这一数字直到一九三一年,或无多大增減。

手工业城市，已經是相当可观了。如临清县志称：“其盛时，北至塔灣，南至头牐，綿亙数十里，市肆櫛比。”

临清城的商业手工业，在清代是相当繁盛的。从前面提到的明神宗朝戶部尚書赵世卿所述的那条材料看来，在明万历年間，临清至少已有“緞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及大量杂货店。从文献材料上看来，临清这个商业手工业都会，大量吸收着附近地区的許多稍許加工或尙未加工的土产，如棉花、縹、靛、蜡、紅花、蜜、羊毛、枣脯、瓜肉等輸往周围各县城鎮及全国各地。临清城及其农村出产許多著名的手工艺品及大量的手工业产品，据古今圖書集成职方典东昌府物产考記載：“临清工組，織帕幔、备极綺麗，轉鬻他方”“羊裘、毡罽出自临清者佳”“毡，出东昌临清者甲于他处”。乾隆临清直隶州志物产条所載的貨物中，有布首帕、絲首帕、悅、毡、裘、胶、錫、曲、織絨、紅头繩、屯絹、絲、布、帛等十四种当地的手工业产品。直隶州志市衢条載：临清城內有果子巷、白布巷、箍桶巷、炭厂、粮食市、紙馬巷、皮巷、香巷、青盤市、鍋市、油簍巷、席厂、鞍子巷、曲巷以及馬市街、牛市口、羊市口等等街道。这些街道名称反映了临清城是一个商业手工业城市，也反映了临清城和周围四乡羣众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如皮巷、鞍子巷、馬市街、牛市口、羊市口等都是和买卖农业生产資料有关的街道名称；白布巷、炭厂、粮食市、鍋市等都是和买卖主要生活資料有关的街道名称。例如，早在古今圖書集成职方典兗州府物产考东阿县条，就記有“邑去临清、张秋近，民用所給，盖取諸負販”。

临清，不但是地方市場的中心，而且和全国各地的市場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据記載称：“临清为南北都会，萃四方貨物，壅

鬻其中，率非其地所出，岁貢諸方物，往往購覓旁郡。”①“东南統綺，西北裘褐，皆萃于此。”②“地产麦谷不敷用，犹取資于商販。从卫河泛舟东下者，豫省为多；秫粱則自天津溯流而至；其从汶河来者，济宁一带之粮米也。布帛亦皆来自济宁。舳舻千里，衣麤食糲者取給焉。精美輕賚之物，附粮艘而廩至，盖尤易矣。”③不仅如此，从明代起，临清就有“青州的布客”，从临清往青州販布④；就有“辽左布商”往东北販布⑤；太仓人販布到临清去出售⑥。至清，則登州府的商賈，“远至临清”販貨⑦；河北宣化市上有“临清布帛鋪”⑧；临清的帛，“多販京师，远售于西藏諸处”⑨；其粉絹哈噠，远銷蒙古及察綏等地⑩。

由于临清商品經濟的发展，城內一部分貪婪的“上层”市民的生活习好也起了巨大变化。康熙壬子（一六七二）临清州志序載：“盖此地，五方走集，四民杂处，商賈輻輳，仕女嬉游，故戶列珠璣，家陈歌舞，飲食譫乐，极耳目之觀。”⑪雍正东昌府风俗考

①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东昌府物产考。

② 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市衢。

③ 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市衢。

④ 参考丁說醒世姻緣传，第二十五回。

⑤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⑥ 陈槩：說听，卷上。

⑦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登州府风俗考載：登州商賈，“貨之饒者，置貨于苏杭、金陵，……其歛者远至临清。”

⑧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宣化府风俗考。

⑨ 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一，物产。

⑩ 临清县志（一九三一年修）第四册，經濟志，旧工艺絲工类称：“其最著者，为粉絹行，一名哈噠庄。收买运銷者曰絲店，織戶曰机房，染工曰漿坊，前清季世，最为发达时期，全境机房七百余，漿坊七八处，收庄十余家，織工五千人，……售銷于内外蒙古及察綏等地。”

⑪ 临清县志，第一册。

載：“(臨清州)……人仰機利而食，暇則置酒征歌，連日夜不休，其子弟亦多堆棹剽掠，不恥作奸。”^①乾隆己巳（一七四九）臨清州志序載：“(臨清)……仆亦綺羅，婢皆翡翠，陳歌設舞，不必縉紳。婚喪之儀，越禮制而不顧。驕奢相效，巧偽成風。”^②這些描繪，大都出於封建官僚之手，載於官方文獻，或有些許夸大其詞，但總的說來，它確實反映了當時一部分“上層”市民的生活面貌。

在清代，臨清也設有一些官僚政治機構，除一般州府衙門之外，還設有戶部分司臨清倉，戶部分司臨清鈔關，工部牐務監，工部營繕分司等等專門的搜刮機關。自明永樂以來，“臨清置三倉，歲受山東、河南之粟”^③。宣德四年（一四二九）開始設鈔關，由“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船料及商稅”^④。嘉靖五年（一五二六）在臨清工部開始“監牐務，並收短載、紙價二稅”^⑤。此外，明永樂初年開始，在“山東、河南……建窯燒磚，臨清設工部營繕分司……歲征城磚百萬。後省諸處窯廠”，專在臨清燒造，“部發甄直（值）”，因此，“臨清開窯招商，視昔加倍”^⑥，磚窯共六處十一座。這些明代的剝削機構，清廷完全繼承下來。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比前增添磚窯“十二處”。附帶說明一下，這種官督民辦的磚窯廠，雖然主要是為官府服務，但對當時臨清的手工業發展，以及由於官府計值收磚，對於窯廠和運輸的巨大支付，對臨清的經

①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東昌府風俗考。

② 臨清縣志，第一冊。

③ 臨清縣志，乾隆臨清州志序。

④ 臨清直隸州志，卷九，關隘。

⑤ 臨清直隸州志，卷九，稅額。

⑥ 臨清直隸州志，卷九，臨磚。

济生活也起着刺激作用。也說明一下临清稅关，这是封建政权的重要稅源，也是貪官污吏的肥差使。据临清县志称：“临清鈔关，創自明初，設戶工两部分司監收。清康熙間，改隶于山东巡撫，乾隆中叶，专委临清州牧兼理稅务。其时，所解款数，多或六、七万两，少或二、三万两，其余浮收均归中飽矣。故时有‘够不够，六万六’之謠。”①六万六千多两銀子，不为小数，可見其重要。同时，从稅收巨大的数字上，也可看出临清商业确实相当发展。

济 宁

济宁也是我国北部运河上的要冲之一，是山东西南部的商业手工业中心。建城比临清早些，明洪武三年（一三七〇）所修的济宁砖城即已是重建的了。当时的济宁，主要的还是一个政治、軍事中心。其后，由于漕运的緣故，商业手工业日益发展，至明末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建“环城外郭”时，郭城周围达三十二里，其規模已相当宏大。

古今圖書集成兗州府風俗考，論济宁之形势称：“济宁在南北之冲，江淮吳楚之貨畢集，……五方之会，驚于紛华，与邹魯間稍殊。”同書，風俗考济宁州条又謂：济宁位“在运河北岸，其地南控徐沛，北接汶泗，为河渠要害，江淮貨币，百賈云集，其民务为生殖，仰机利而食，不事耕桑。”济宁在明中叶以后，的确是一个“羣貨充牣”的大都会了。

① 临清县志，第四册，經濟志。又据临清直隶州志，卷九，稅額載：临清关稅額，明崇禎間，岁額七六二七一两有奇。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岁額二九六八四两，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解戶部銀二九六八〇两，解工部銀四五六二两。这是官方定額，与实际情况或不相符。故临清县志所載似較可靠。